

长篇小说

梦开始的地方

MENGKAISHIDE
DIFANG

闫行涛 著

黄河出版社

序

读完闫行涛同志这篇《梦开始的地方》，内心很不平静。作为军人，我既为我们部队孕育出这样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而高兴，又为现代人能怀抱着梦想，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；作为文学爱好者，我更为文坛出现这样的新作而欣喜不已，为其创作出这样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而感到欣慰。

这部作品为我们再现了一个追梦少年艰苦的成长历程。在成长过程中，主人公遭遇了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挫折，因为拥有梦想和对美好明天的执着追求，他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走出了困境，走向了崭新的、充满希望的未来。主人公是不幸的，缠绵病榻的父亲、年老力衰的老奶奶，让他过早地明白了生活的艰辛。特别是为了上学而去借钱的无奈，被拒绝时的无助，读来使人心酸。当高考被人顶替时，他的绘画之梦破碎了，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家乡外出谋生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低谷，也是他生活的新起点。小说对这段生活描写得真实动人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主人公当时的无奈和苦楚。然而，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主人公仍然乐观面对现实，并因为善良真诚的个性以及对梦想执着顽强的追求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机会，最终从窘境中一步步走了出来。

当生活际遇改变的时候，当自己心爱的人、亲人遭遇不幸的时候，我们不由地对主人公的命运走向捏了一把汗。对主人公内心冲击最大的是弟弟的牺牲，小说对弟弟从军后在抗洪救灾中为国捐躯那一段的描写，真实、细腻，感人至深。弟弟那种无私奉献的军人情操感染了每一个人，无论对主人公还是读者的心灵，都是一次深深地震撼。也许就

是因为这种震撼,在毕业后,主人公听从内心的呼唤,走进了军营,去完成弟弟未完的梦。在艰苦的军旅生活中,主人公的思想受到了洗礼和净化,内心从喧嚣走向平淡,灵魂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。他逐梦的天空因为有了部队特别的元素愈加美丽,愈加让人期待。这种期待一直到主人公调到新的岗位,绘就更加精彩的军旅人生,才告一段落。至此,主人公的梦想和弟弟的梦想合二为一,实现了小说的主题——梦开始的地方。小说的结尾,并不是结束,而是一个新的开始,一个新的起点,于平淡之中蕴含无限深意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如果说《梦开始的地方》讲述的是主人公的寻梦、追梦历程,那么这篇小说本身也是作者文学之梦的开始。闫行涛同志从全新的角度来演绎现代人的成长与奋斗历程,以现代军人的积极乐观、拼搏向上的精神,奠定了主人公的性格基调,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积极拼搏、奋发向上的现代青年的形象,再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励志成长故事。其细腻而真实的叙事手法,散文诗般优美的语言风格,给我们一种清新悦目的感觉,深深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真实与自然的渴望,对梦想和希望的执着与向往。

有梦的地方就有希望,有希望的地方就有人生的精彩。真诚地希望闫行涛同志能够以一名军人的立场,写出更多、更好的弘扬军人文化和思想的作品,借助文学的力量,架起军队和社会之间的桥梁,让更多的人了解军人,认识现代军人的崭新形象。希望部队成为更多青年梦想开始的地方,也希望更多的军人文学爱好者的梦想从这里开始。

李 恩

出了这个院子是一条长长的小巷，两旁是青砖砌成的矮墙。岁月在墙上留下青苔和一些枯干的老藤。这条巷子的老人死的死，搬走的搬走，最后只剩下老奶奶一个人了。

我在老奶奶的被窝里从小睡到大，老奶奶是个先死了男人后又死了儿子的女人，尽管屋里供奉着神像，每天早晚膜拜，还是没有阻止噩运在这个家的降临。

每天走在这条巷子里，我就会看一眼墙根的青苔，默默地告诉我和老奶奶要不声不响地熬日子。屋里摆着一个水缸，一个黑色的柜子和一把正方形的旧椅子。这就是大件了，这些东西摆在大街上估计也没人要，尤其是水缸，冻裂后又锅过一次，老奶奶用麻绳一圈圈地把它缠起来，一直用到了现在。

我打水回来，首先刷了刷缸，长时间缸底都落上了灰尘。

老奶奶看到我要把刷缸的水泼掉，说，“浇枣树吧。”

“都不长枣了，浇它干啥？”

“浇浇它，多少会结个枣。”

“哦。”

老奶奶习惯晚上去看牌，几个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上，每人放五分钱，用吃饭的碗把它们扣住，赢一把就从里面掏出二分，等到把碗里的钱赢光，也到我下晚自习时间了。我接她回到家，老奶奶把白布腰带向树上一搭，蹲在树底下尿尿，或许这也是枣树每年都开花的原因吧。

下午，我去了村里的学校，在这个暑假，我为小学代课。学校里缺老师，每个假期都会找一些在县城读书的人来给学生补课，一天五块钱。

我给学生讲了一节数学，布置完作业，回到学校专门为我提供的办公室，翻阅了一会儿《中国青年》，听到鸟儿盘旋的叫声，我又想起昨晚的那个梦。老奶奶已经不再拣死人的衣服了，为什么还要做那样的梦呢？梦似乎一次比一次冗长，在昏黑的世界里，匍匐在我的心口，像一只秃鹫啄着一切感官。昨晚几乎可以看清那是什么了，好像

的感觉。仔细看了看那些画的落款，心中有了答案，这些画不是别人的，是表爷爷的。

夏雨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很受启发。”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。

“我发现你的画和他的有些相像。”

“对于他来说，我只是个未出茅庐的小娃。”小娃是表爷爷对我的称呼，想不到他说带些画回来竟成了永别。

我想买一幅做纪念，不过看到老板这么珍惜表爷爷的画，又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表爷爷一生穷困潦倒，到最后总算可以安心于九泉了。

过了几天，班主任查课，我被老师在画室逮个正着。老师毫不客气地将我叫进办公室训话。

“你在画室做什么？”

“我看同学绘画。”

“这次你的成绩很差，怎么还有心思玩呢？”

“老师，我没有玩。”

“难道你也想学画画？”

“我喜欢画画。”我有些激动地说。

那天晚上，灯管不知怎么坏了，灯光一闪一闪的，像小孩子做着鬼脸，被老师批着，心里却很轻松，甚至在黑暗里偷着笑。

“这句话好多人都说过了。你回去吧，写份检查给我。”

“写就写。”带着骨子里面直冲云霄的傲气和不甘心，我说。

最后我只写了检查两个字，夏雨替我写的内容，她说那样深刻些，老师才会放我一马。

弟弟跟着拉种子的车去省城，从省城给我买了点颜料。弟弟迫不及待地将在省城看到的一切告诉我，说被汽车拉到省城一所大学吃的饭，饭堂里还有电梯，可是只有上的没有下的。

弟弟的身体比我还瘦弱，我给他在饭堂买了几个包子。

“哥，这盒颜料不能白送给你，寒假你要教我画画。”

“先把这几个包子吃了吧。”

弟弟捏起一个送入口中：“这包子真香！”

“香就多吃些。”

“我在省城吃了面条，这几个就带回家吧。”

我心一酸：“在那里逛了吗？”

“光顾着找电梯了，没逛。哥，明年再有来拉种子的，你去。”

我想，我一定会去的，不过要等考上大学的时候。我把省下来的伙食费给了弟弟，嘱咐他走的时候给老奶奶带点药，买个镜子。弟弟迷惑不解的问，买镜子做什么。

“关键时候老奶奶会用上的。”

天气凉了起来，我喜欢晚上跑步，在黑色的煤渣跑道上跑步。夜晚的天空很清澈，满天星斗，跑道两旁到处都是干草发出的香味。我看到夏雨和一个男生在撕扯。那个男生我认识，绘画的时候常和夏雨靠着，凭着家里有点钱爱表现自己。

“他再缠你，你就给我说。”

三年以来，不少男生都被我吓跑了。也有不服气的人想找我的事，找别人一打听，我这人有点古怪，没一个敢再说要收拾我的了。

寒假，我跟着夏雨她妈妈的车回家。乡卫生院组织农村医生培训，请夏雨的妈妈去上课，等她半天的课讲完，夏雨和她妈妈把我送回家，看到我和老奶奶住的地方，夏雨抹起了眼泪。

我嘿嘿笑着：“看你哭的，我们家可没有纸巾啊！”

“你还能笑出来？”

“我总不能和你那样哭吧。”

“这个屋子住人不生病才怪呢！窗户纸还贴着，撕下来通通气也好啊。”

“我怕老奶奶被风吹着，等暖和了吧。”

夏雨的妈妈给老奶奶看了一下病，对了用过的药单，又重新开了一张单子。我的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学打针的念头。

夏雨吃惊地看着我，“你要学打针，逗我吧？”

我说，学会了打针方便给老奶奶看病，村里没有医生，看病都去外村请。因为这个，前年来了个游医，给了老奶奶几个面蛋，骗走了她卖鸡蛋的五块钱，老奶奶心疼了好些天。

我趁去药店拿药的时候，把乡里搞医生培训的事给开药店的说了。开药店的老婆高兴得要跳起来，“好啊，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！”

开药店的瞪了老婆一眼，包好药：“这个事是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县城来的医生还在我家呢，药单就是她开的。”

开药店的老婆笑得很难看：“孩子还能给我们说谎话，我们周末一定去！”

夏雨把我要学打针的想法给她妈妈说了，她妈妈不教我，说马上就要考大学了，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她妈妈说让村里去个人参加培训吧，培训合格发行医执照，她联系卫生局在村里建个诊所。

暮色四合，我要给老奶奶烧土炕。夏雨和她妈妈也回了县城。

“等你长出息了，老奶奶也去县城看看。”

我心里话，我有出息要多少年后才能实现啊，等我真有出息了，您老就不能出去折腾了。

3

我剪着炕头的那张大红纸，将它们剪成一个个小三角，然后熬糨糊贴在墙上，里面装上锅底灰，这样它就成了一个个香炉，过年的时候老奶奶就用这些香炉烧香祈祷。

过完年我会把这些香炉揭掉，这些东西不会带来什么效应，因为仅是一把灰而已。

第二天是个扫房子的好天气，阳光在小院里缓缓地散漫着，很舒服。吃完早饭，我打开鸡窝，给鸡拌了点吃食放在南墙根下，然后回了家。

母亲已经吃完饭了，饭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老坟社来人敛爆竹钱。老坟社是村里氏族的自发组织，说白了就是按男的人头集资买爆

竹，初二上坟时，小孩、年轻点的每人举着一挂，一路响着到坟地。

母亲掏出四元钱给了来人，是我和弟弟的份子，父亲因为有病，老坟社就免了他的钱。

等老坟社的人走了，我和母亲商量，趁着天气不错把房子扫一下。说做就做，全家马上行动，母亲揭下那口锅，扣在院子里，用铲子清理锅底灰。我先将父亲背出来，院里支上床，父亲躺在上面，由妹妹守着。

橱子、柜子等几个大件都关好门，用不着抬出来。剩下的小件也没多少东西，我和弟弟搬两趟就搬净了。这个家看上去做什么都有头有序的，外人无法懂得这温暖的情景里埋着多少酸楚。

搬完这些东西，弟弟把窗子一一打开，“哥，剩下的都是你的活了。”

我发现弟弟今天闷闷不乐的，问他怎么了，弟弟敲着空缸子：“过年了，我同学要来，你看家里都空空的。”

“有什么吃什么，咱们没法和别人攀比。”我的目光转向院子，妹妹正在为父亲舒展胳膊。

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都会在过年时多少买点肉煮出来待客用，蒸几锅馒头放在缸里全家吃上半个月。家里人只靠母亲包顿饺子才可以感受点过年的味道。

“哥，你听，有猪叫。”我明白弟弟的意思，村里过年杀猪，弟弟想去帮忙，这样就可以分到点肉。

“先别考虑你同学来的事，等会儿你拿把柴火，把屋子熏一熏。”

我包上毛巾，把桌子拉到屋中央，踩在上面清理房顶上的灰尘，别人家都盖了楼板房，只有我们家才清理这些东西。这些灰尘疯长了一年，看上去轻轻的，沾在屋顶上却是很牢固，扫完之后最好用火熏熏。

还有被熏黄的年画，我把它撕下来，让母亲放灶膛里烧掉，母亲说烧掉怪可惜的，我说这些画都十多年了，贴上还不如不贴，太旧了。

扫完屋，母亲烧开了一锅水，我在做饭的小草屋里挂上草帘子，洗了个澡。

弟弟还是溜出去了。我洗完澡，弟弟提着一小串猪肠子走进院里。

我说，“拿的谁家的再给谁家送去。”

弟弟梗着脖子说，“我帮忙分来的。”

“谁要你去帮忙的？你缺这一口！”我从没向弟弟发过这么大的火。

“那我再送回去……”

“放下吧。”母亲头也不抬地擦着桌子说，“都拿回来了还能送回去吗！吃吧。”

母亲接着叹了口气，“你们兄弟都够犟的。”

弟弟骨子里有着不羁的一面，说实话，我虽然不同意他今天的做法，但最起码他懂得想办法，这个家需要弟弟的这种不羁。

后来，母亲熬了一锅肉汤，放在院子里冻着，全家吃了半月的肉冻。

三十这一天很快就到了，作为家乡的风俗，我和弟弟一早要去村外请神。我们捧着香走到村外的田地，围一把土，插上香，虔诚地叩上两个头，这样神仙就可以跟着我们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我们要用木棍子把门口堵上，然后对着墙上的神轴子烧纸、叩头，桌上摆着老奶奶用白酒闷的枣，供神仙享用。

做完这些就不知道再要做什么，老奶奶已经无力给我讲什么，想要画画，却被外面断断续续的爆竹声打断。

三十晚上母亲下了点面，包了几个盒子，象征着合合顺顺。就这样我吃了一碗面，然后给老奶奶端去一碗。那一晚就陪老奶奶躺在炕上，别人家的爆竹声在屋后时时响起，我在被窝暖着老奶奶的小脚，一老一小就这么守着年夜。

到了后半夜街上的脚步声渐渐多了起来，村里的男男女女结队出来拜年了，我重新燃上两枝大红蜡烛，给老奶奶盖好搭脚被，在地上

铺上草垫子，给老奶奶磕了一个响头，然后回家去给老奶奶端饺子。

走到门口，我刻意用脚碰了碰挡门棍子，假如真的有神仙，它也应该早跑掉了，除了吃两个枣，这个家没有什么好吃的。

村里很多人家点上了天灯，路上就像白昼一样，水饺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，从村北到村南，并不远的一条路却承载着我最沉重的思考，吃上一碗水饺，新年会怎么样？

童年过春节，仅能花几分钱买包小蜡烛，喜欢托着的感觉，喜欢小手滴满蜡烛油的感觉，点完一枝又一枝，直到不小心引燃另一只手里的鞭炮。

老奶奶躺在床上，多次谈到过死的问题，多次强调死后不要进炉子。老奶奶的话说得多了，使人不得不认为她也许真的走到尽头了。刚过完春节，母亲开始为老奶奶准备送老的东西。

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为老奶奶祷告，我的人生还没有真正的开始，我希望她能见证苦难日子是怎样被我抛弃的，希望我能亲手杀掉那两只老母鸡给她炖汤喝，希望那一天不再靠卖鸡蛋过日子。

开学，我骑车驮着一袋小麦交到食堂，换取了并不相等的一些饭票。学校食堂很快要实行刷卡，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用麦子换饭票了。还是用麦子换饭票比较合适，去年母亲卖麦子的事一直搁在我心里，村里人都说的什么话啊！

我推开门，同学们马上抹走了嘴角的笑容。两年半了，他们看到我，已经习惯于把笑声收起来，我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成了怪物。

我主动和他们笑着打招呼，“你们谈什么，这么开心？”

“谈过年的事呢。”

我们在宿舍说了一下午的话，直到上晚自习结伴去教室。室友从来不知道我这么健谈，平时我冷冷淡淡的，除了和夏雨玩在一块，真不知道我原来这样。说心里话，我也不想每天都是给别人一副冷冷的面孔，从小到大，真的想开心的笑。把老奶奶的镜子拿来，对着它大声地笑，即使把镜子摔碎了，每一片都有生活的笑。

老奶奶带着冗长而乏味的生活走了。

老奶奶一直有哮喘病，山里毕竟缺医少药，在我和老奶奶做伴的时候，经常地看见老奶奶用针扎自己的舌苔，只要是扎出血来，老奶奶的哮喘病就会好点。这次，老奶奶把自己的舌苔扎烂了，血淌满了褥子。

灵棚搭在了屋门口，血褥子在枣树上挂着，村里掌事的安排着摆桌椅，那个被我踢坏了两个土坯的炕拆掉了，垒成了一个火灶，火苗从里面爬出来。

出殡了，晚辈们一个个戴着孝帽走出灵棚。听到一声吼，我感到灵棚震了一下，老奶奶的灵柩被抬了起来，那阳光透过灵棚撒下的黄色看不见了。

每晚都做的那个梦也跟着老奶奶进了棺材，我可能永远不知道看见的究竟是什么了。

老奶奶临走前，握着弟弟的手说：“一定要长出息。”弟弟说，这句话是老奶奶对我说的，老奶奶在弥留之际喊我的名字，弟弟就站在了她老人家面前。

我知道老奶奶是想让我幸福，她要我毫无牵挂地走出这个小院子。如果我能加速自己的生命，我宁愿用青春换取她一天的幸福。

我的眼泪又出来了，像一块石头砸在了枯井上，填满了这口枯井的是水，是童年的故事，是我的梦想。

我把老奶奶的屋门锁死，搬回家住，等我再去看这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院落时，发现老枣树底下冒出一棵小枣树，嫩绿的小叶在我心里萌动着空灵。

老奶奶走了之后，有人建议把所有的树砍掉，我不同意，就让它陪着老房子吧，虽然我曾经幼稚地想过要把房顶揭掉。

那个下午我就坐在老奶奶的院子里，晚上画了一棵枣树。把这幅画带到学校，给夏雨看，夏雨啧啧的称赞不停，并要我把画送给她。

把画送给夏雨一周后，我在报栏上看到了自己的那幅画，是作为迎“五一”参展的，画的右下角醒目地写着一等奖。但我并没有高兴起来，突然感觉夏雨骗了我似的。

我去找夏雨质问，“为什么要拿我的画去参加展览？”

“我想让你证明自己。”

“证明什么？”

“证明你来画室不是玩的。”

“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我向老师建议让你学美术。”

“我不会去的。”

“你有绘画天赋，干吗要佯装着去喜欢呢？”

“这是我的性格。”

“你怎么变得这么固执，不就是被老师说了一回吗？”

“那幅画你给我吧，我不喜欢有人对我的画评头论足，我的画我一个人才懂得怎么欣赏。”其实我的内心已经涌起一股强烈的幻美感，这种状态使我很痛苦。画画是要付出很多的，不要说高中，万一考上大学，除了平常用的材料，还要经常出去写生，这些我拿什么来支付？

因为这幅画，我在学校有了较高的知名度，许多人开始关注我，班主任找我谈话，问我要不要改专业。

我说改专业，但我不想跟着老师再去学。班主任很奇怪，改专业的目的就是让老师指导，虽然你有绘画的天赋，但不代表你绘画的水平怎么样。

“我要搬出学校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专心练笔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似乎在证明一种逻辑。

“安全吗？”

“很安全。”

“做早操不许迟到。”

“我保证不会。”

我在南山堡找了一间房子，出租房子的是两个老人，儿女都在外面。交钱的时候，我慎重地将周围看了一遍，垂老的墙沟里看不到任

何狰狞的迹象，我才安下心来。

我做了一个简易的画架。院里有井，老人给我一个水桶，早晨接满一桶水可以用两天。在这里我只为精简生活。屋里是土炕，一个老式的挂钟，当它响六下的时候，我就急忙起来，赶到学校做操。有时候醒得早些，我就趴在炕上，门是无法关紧的，有大片的风吹进来。

去学校的这段路不是太好走，路两边是一些荒草地，我认为自己是一株等待发芽的植物，冬天的凄惘很快就会过去。我是靠着这个凄惘画画，我不愿别人从我的画里看到这些凄惘，包括夏雨。

夏雨并不知道我搬出了学校，俏皮地说，“大画家，怎么不去画室呢？”

“绘画用得着去那里吗？”

“口气不小啊！”

“我是说我课堂一直在练。”

“嗯，有好的作品一定要让我先看。”

我想，好的作品永远都在心里，蘸着清晨的露水，凝聚着我所有的心思。

开学之初，学校让交四十五块钱的保险费，说给发本本。我不理解，一个高中生交什么保险费啊？最后还是交了，后来听说交的钱被用来盖了楼，就是我去南山堡的那条路上经常看见的那几幢楼。

此后看到那几幢楼就会想，上面还有我的四十五块钱呢。

有些人将黑手伸向学校，他们可知道几十块钱在一个孩子手里发挥多大的作用，一个孩子平安地读书，要求并不是太高。

这样踉踉跄跄地过了一个月，我明显感到身体发虚，终于发烧了，晚上请假没去上自习，我把自己蒙在被子里，如蜷缩在一个山洞里。看到我屋里的灯亮着，房东老人敲开门，知道我病了，给我提了一壶热水，煮了两个鸡蛋。

我舍不得吃掉那两个鸡蛋，它们使我想起了老奶奶，一个特别需要营养的白发老人，用手绢裹着几只鸡蛋站在集市上等着卖掉的情景。

一天之后鸡蛋发臭了，我将它扔进了茅坑。

终于等到了高考。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，这几天免费提供牛奶和鸡蛋，我们像绷紧的弹簧一样进出考场，有几个能吃得下这些东西！奶奶的！要在平时我一定吃上十个八个的鸡蛋！

考专业课的头天晚上，我一夜没有睡觉，命运真的会眷恋我吗？也许有点紧张，第二天去考场的时候带上了一条毛巾。一进考场，好多人都笑，带条毛巾做什么啊，像个山西老农。

等大家笑够了，夏雨走过来，把毛巾系在我手腕上，冲大家甜甜地笑了笑，“这是避免中暑的好方法。”

考完试，我就卷着铺盖回家了。夏雨很想我留在县城玩上几天，我说家里正需要劳力呢。我们挥手告别，一个假期见不到这个朋友的面，真有点舍不得。

我不知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等待，每一个日落，我都在想明天迎接我的会是什么。

半个多月后，家里接到学校的消息，过了提档线，通知书过几天就到。虽然这个夏天很热，躺在草席上，被树阴遮着脸，想着将要降临的好消息，心里充满着幻想。

我把这个好消息和夏雨一块分享，她成绩比我低点，估计上本科有点危险，她爸爸正在找人活动。她爸爸是县教委的，我们一起报考的那个学校招生办老师是她爸的同学，有这几层关系她上大学应该没问题。

似乎命运正等着我们起航，我开始勾勒着我们一起去大学报到的情景。

左等右等，十几天过去了，还没有见到通知书的影子。我越来越紧张，整日无心干活，像是天上随时掉下个石头似的。

是不是学校弄错了？还是被人顶替了？这几年通过看报纸，我知道有不少顶替的现象发生。心存这个疑问，我去县城找老师。

老师沉默了许久，“我说句话，你别太难过。”

“老师你说吧。”我非常不安地等待着老师说下去。

方吧。”

站在一旁的大汉说：“小兄弟，我带你到住的地方看一看。”

说是简易工棚，看上去像个破败的庙，歪歪斜斜的，用木杆搭就的，周围包裹着几个草席，屋内横七竖八地用砖块支着几块门板，鞋子扔得到处都是，脸盆已积满了灰尘，一股发霉的味道让我忍不住捂上嘴，真怀疑这个工棚地下是不是厕所。小忠说：“这儿就是这个样子，根本不会讲卫生的，你要是嫌脏可以和我回去。”

“我还是在这儿吧！”

5

小忠又回到了那个夜总会。工地明天才动工，晚上又来了些人。这些朴实的农民，因生计所迫，他们不得不抛家弃子出外来打工，那一张张布满皱纹的黑脸，长满老茧的大手，开裂的黄铜色皮肤，就连眼神也是一样的迷茫。那是对生活前途的迷茫啊，我怜悯地望着他们，我就要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了，却怜悯起他们来，真是奇怪。

上班第一天我就领来一个安全帽，戴上之后倒有些干建筑的感觉，就是有些热得发闷，说不准还没累倒就昏倒了。

现在，正式开始了小工的生涯，就像舞台上跑龙套的：扛管子、运水泥、推砖，开始还有点“日理万机”的感觉，慢慢就成了痛苦的煎熬。工地上粉尘很大，油漆味很浓，干了一阵我又是咳嗽又是流汗，跑到水管前，用帽盔接了一些凉水，扣在了头上。

“在家没干过农活吧？”白天那个大汉说。

“没干过这么重的。”

“干不了也别硬撑着，还是小啊！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怎么来这里干活呢，我弟弟吵着要来，我都舍不得让他来，还是找点轻快的活比较好。”

“我第一次来城里，先吃点苦有好处。”我干笑着，感觉嗓子要裂开了。

可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人在社会上闯就得有股闯劲，想定一个目标就应放开手去追求。

此事过后，苏建春说起话来总是一副自我欣赏的姿态。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轨迹，每个人也没有固定的人生轨迹。所有的希望、幸福、成功、奇迹都是在我们手中创造的，首先不要给自己一个沉重的枷锁，只要认为自己能行，一切都不可能阻拦得了你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苏建春的眼睛里透出不可一世的光芒，这种光芒直刺到我的心里，令我那抓惯了电锤的手哆嗦了一下。

苏建春说得似乎很有道理，不是吗？

“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来厂里干这种苦活？”我问。

“这种活能开工资，自由些，再说谁也不敢保证能跑成啊。”

“哦，你一共跑成过几个？”

“哈哈，就这一个。”

细小的雪花从年末的天空飞落，有雪的冬天才是冬天，雪是冬天的灵魂。

苏建春领我去学校找他那帮在外打工的同学玩。在那里我见到了苏建春的妹妹苏芮，她是个漂亮的女孩，长长的头发飘下来，漆黑笔直。但从她的眼神里我感到她对我没有好感，这也难怪，我今天穿着干活的衣服，鞋子是革的，鞋底都翘开了缝。

指着那些人，苏建春深有感触地说，我们是伸到海洋深处的大陆架。

苏芮说，鸡架和排骨架挺好吃的。

苏建春说，我们是生活在水里的动物。

苏芮说，有海鲜吃了。

苏建春说，我这个妹妹啊，这么大了还调皮！

我们都笑起来。我想，无论多么累，生活在这么一个群体之中那也是很开心的。

下午本来是在一起打牌的，主任却打电话来，说有客户投诉门和墙的缝隙太大。苏建春带有质疑性的口吻和主任说，“是那堵墙不

“嗯，怎么样，要不要来？”

“行啊，”

苏芮盈盈地笑着，“呵呵，那就明晚来吧，现在李姐出去了，明天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。”

11

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我是不会怀疑自己的努力的。那天，我和王师傅给一个中学老师家修防盗门。快到那个老师家的时候，王师傅忘记带上钥匙，让我骑车回去拿，王师傅当时还给我指了指那个老师的家，等我回来却找不到那个地方了。闯进一个住宅区里，我转了一圈又走回来。这时电动门突然关上了，从值班室走出一个胖乎乎的老头把我叫到办公室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那人一副审人的姿态。

“安防盗门的。”

“为谁安的？”

“一个老师。”那人问我老师姓什么、住哪里，我若知道就不会走错了。

接下来那个人给什么处长打电话，在电话里大言不惭，“我这里抓了个人，说是安防盗门的，把他留下还是……”

我立即感到一股血气上涌，怎么把我当成贼了呢，待那人放下电话，我有些火了，“你凭什么怀疑我？”

“你说有什么用，把身份证给我。”

“我没身份证！”

“没有？那你就留在这儿，等上班后再说。”

“你凭什么不让我走！”我大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爬出去。

正在这时，王师傅赶来，把我推到一边说，“这个小伙子是我领来的，刚才让他回去拿东西了。”

“哦，最近丢了不少东西。”

“放心，他是跟我来的，不会有什么事。”